



# 懷舫雜著

懷舫雜著弁言

經書藝文童而習之未能有成然先君子之教爲文以經爲體質以傳註爲筋脉以左國公穀史漢暨唐宋大家文爲培養肌膚閒及於詞賦以資其潤澤益其華采未可執一以求也因嘗謹守塗轍而摹倣之自審不類古人遠甚未敢遽以就正有道姑置篋中以敝帚置之

而已竊意珠輝玉潤識者自求索不得  
何待招搖過市而况珍奇瑰異之品價  
高本自難售識其光怪者亦鮮暗投之  
未有不按劍也輕獻之適遭刖耳若乃  
尺布斗粟尋常易致之物未有不標榜  
日中授廛列肆而可冀得行路之人一  
顧者吾物無奇厥值不昂其精粗美惡  
固在耳目之間儻得幸邀曲誤之顧而

歛揚淘汰之實獲我心矣緬懷古之爲  
文者自三代以後應不止盲腐而下寥  
寥數十人其閒亦有不必傳而倖傳者  
有真可傳而不盡傳者不知凡幾卽此  
所傳數十人其果有當於人心有繫於  
世教者亦未可知文固若是之難而傳  
與不傳又毋論已設出隋之珠和之璧  
於今日又安知其不爲砒砒爲魚目等

視而輕棄之耶歐陽永叔見唐四庫書  
目經今百無一存焉者是也余豈敢妄  
欲立言以爲不朽計者所以災木自知  
其所用心云耳因書以自警

栢鄉魏念庭氏識



懷舫雜著目錄

栢鄉魏荔彤念庭甫著

千秋臺賦

南湖賦

南游小賦

家譜序

愛吟二集序

乙亥九日登高唱和詩序

四姊詩賦序

且如是詩叙

鼓盆集小叙

桐雨詞叙

祝外翰湯字翁七袞壽序

文昌閣重脩碑記

重脩漳州府署碑記

季叔成君傳

安將軍傳贊

傳家錄跋

書遵雅堂詩後

書印譜後

澹菴詩小引

石佛寺募引

廣緣寺募引

漳郡山水說

餌魚說

長兄憲副公墓表

祭長兄文

祭大司寇東海徐公文

祭江南督學子昆邵先生文

祭姻伯梁右翁文

祭齋長張先生文

安命箴

讀書箴

千秋臺賦

鄔南巍然高峙者。千秋臺。鐵馬金戈。舟壑夜移。  
瞬息丘墟矣。流光迅急如良馬。見鞭影。輕舟下  
疾流。古人挽長繩。繫白日。有以哉。流連往蹟。劫  
灰俱燼。興感于中。而作賦曰。  
慨虞夏之不再。兮畧文德而事武。變揖讓為征。誅  
兮惟強食而弱。舖天心何常。惟德是輔。周室不競。  
天王凌侮。六國紛紜。縱橫簧鼓。暴秦起乘其弊。勢  
解瓦而崩土。囊括席卷。肆其狼虎。其如得不以道。  
守非以理。阿房千重。長城萬里。徙天下豪傑。竭海

內膏髓。清流橫被。簡籍貽累。銷盡天下。兵戈。癘。牖。繩。樞。之。子。卒。揭。竿。而。起。以。爲。萬。世。遺。業。也。不。二。世。而。已。泗。上。高。皇。起。平。禍。亂。三。尺。指。揮。救。民。塗。炭。借。箸。進。留。侯。之。謀。輟。足。聽。鄴。生。之。諫。得。信。行。陣。收。平。患。難。獲。鹿。掌。中。三。代。繼。漢。迨。哀。平。失。德。權。歸。舅。氏。假。托。謙。恭。延。賢。下。士。變。亂。紛。更。一。十。八。季。白。水。真人。騎。牛。起。義。提。太。阿。出。南。陽。破。銅。馬。走。王。卽。結。堅。水。於。滹。水。揮。靈。石。于。鋒。鉞。登。寶。位。坐。明。堂。脩。帝。業。理。殘。疆。正。帝。號。於。鄗。國。留。盛。享。于。槐。陽。今。所。謂。千。秋。臺。者。是。耶。非。耶。奈。何。寒。烟。衰。草。蕭。蕭。然。一。望。兮。

荒涼桃李披紛兮。婉轉昭容之袖。烟雲濛濛兮。氲御座之香。想象翠華悲村墟兮。寥落彷彿宮殿。悵阡陌兮。蒼茫嗟乎。貴莫貴乎人主。富莫富乎王侯。層樓日近。複道雲浮。勲名大業。昭燦八區。曾幾何時。已爲荒丘。是臺乃不世之事。旦夕物也。何得名千秋乎。亂曰。真人真人安在哉。此臺千古自崔嵬。登高憑吊。獨徘徊。誰謂光武無寸土。子陵有釣臺。

昌黎吊望諸。嗣宗登廣武。達人自有此段襟懷。詎知沈沙飛鐵之餘。一經指點。而藉傳千秋者。

不又將在是乎。丹霞逸叟詹明章詩識。

### 南湖賦

水以湖名。誌廣也。水固小。塘鳥得以廣名。視廣則水自廣。在城南隅。名爲南湖。湖舊有土山。數武。無亭。不足四望。極致。且鮮舟楫。土山在望。不可卽焉。買舟至。構亭成。余心甚浩浩。然不可以方隅拘。爰賦之曰。

落莫溟濔。索居寡營。曠懷行樂。振蕩幽情。野馬塵埃。浮游太清。歲胡爲而寒暑。木何故兮枯榮。誰氏主裁。其始無名。性命蜉蝣。天地幪幪。顛倒造化。齊視殤彭。因時適志。托物頤生。於是有山一丘。足以



優游奚必泰華之巔。方可忘憂。有水一洲。足以操  
舟。奚必江海之廣。方堪夷猶。山不在高。嚴陵逸趣。  
水不在深。少伯遺謀。來爽氣。今西嶺玉塵名流。掛  
明月于東山。赤壁清秋。地非輞川。今題句。人不摩  
詰。亦嘉脩。使非白衣兮餽酒。品不靖節。亦高儔。妓  
可携也。不必湖上琴娘之韻。童能歌也。未如旗亭  
弟子之喉。種柳處士。今非遠愛蓮君子。今可作觀  
魚。知漆園之樂。洗耳乏巢父之羞。無名花鮮異石  
庶免破屋壞垣之求。非膏腴遠市塵。堪爲豚兒稚  
子之留。平泉左側。金谷右區。美盛難守。自營菟裘。

若乃天光四黯。密雲作雨。揚波捲雪。振袂鳴樹。乃  
縱一葦。恣其所赴。起烟濤于咫尺。縮湖海于跬步。  
身世虛舟。長風片羽。扣楫爲歌。如怨如訴。旣而殘  
霞朝歛。旭陽曉霽。花壓扶疎。竹生搖曳。孤艇輕蕩。  
水亭凝睇。柳蔭綠兮垂袖。山聳翠兮堆髻。漣漪水  
面。烟花自麗。芙蓉沙浦。衣裳可製。憑欄招野鶴兮  
飛還。陵波觀水禽兮靜憩。樂此不疲。肩息駕稅。時  
有莎溪浣女。畫舫遊人。採蓮女伴。看竹佳賓。忘機  
學灌。勞生問津。夷舟越客。種桃秦民。皆物象之點  
綴。任去留而莫嗔。吾得吾之佳趣。彼各樂其天真。

物。我。未。化。見。役。一。身。萬。物。同。歸。六。合。為。隣。迫。人。已。  
坐。忘。可。自。號。南。湖。之。逸。民。

衍。萃。佩。實。節。奏。雍。容。自。有。天。然。之。度。而。風。致。飄。  
逸。殆。非。駢。枝。麗。葉。之。所。可。比。明。章。謹。識。

南游小賦

毫。都。八。月。木。脫。水。落。霜。風。漸。加。野。雲。橫。著。檣。桅。隱。  
隱。江。天。漠。漠。余。茲。登。舟。感。慨。有。作。若。夫。遠。道。游。子。  
天。涯。薄。宦。雲。山。日。渺。風。塵。未。辦。悵。南。浦。而。鴻。歸。懷。  
東。籬。之。菊。綻。能。不。縈。夢。庭。闈。溯。情。林。澗。于。斯。時。也。  
秋。滿。家。山。黃。葉。壓。徑。蒼。頭。掩。關。酒。徒。星。散。舞。袖。雲。閒。夜。寂。蛩。  
鳴。怨。停。機。而。婦。語。宵。昏。犬。吠。動。倚。閭。之。親。顏。湖。上。  
浮。鷗。舊。盟。已。冷。霞。端。孤。鶴。高。舉。難。攀。而。乃。望。鄴。下。  
之。銅。雀。登。趙。城。之。叢。臺。絕。洛。漳。於。泥。淖。亂。黃。流。兮。  
滌。迴。莫。不。笙。歌。銷。歇。佳。麗。塵。埃。秋。聲。雜。兩。雪。浪。奔。

雷餘秦漢兮敵壘乏晉魏之清才洛浦有神不復  
覲矣。一世之雄今安在哉。惟離情與秋色隨馬首  
以南來。

散華落藻元氣旁薄在乎金鐘石衡之間。明章  
謹識

家譜序

按祖訓家乘脩輯一紀為率家乘者一氏之史也。  
所載齒不必耄耆位不必公卿操心立品卓有可  
傳則述其懿行嘉言為百世孫子貽穀作武佩服  
先型共敦樞機流於不朽自甲辰至今逾三十年  
矣其間老成凋謝風會陵夷有心者兢兢江河之  
慮賴有二三伯叔崇尚古道啓誨後昆服習四維  
之中敦睦九族之表相於親親長長式好之風幸  
而勿替茲乘所載老者逝壯者老少者壯存則丁  
齒漸繁歿則典型日遠不及此時脩輯歲久年遐

傳聞失的。缺畧散失。懿美湮淪。不幾違祖訓重後人責哉。因念此乘先祖曾脩於前。先大人再脩於後。至形已歷三世。叔父涵一公。休養林閒。能總其成。不任其煩。兩兄寄宦南北。遙爲勸勉。不能躬爲編次。形敢不敬成其事。於是首取制誥之文。續於簡端。以重君恩。彰祖德。勵臣節。貽孫謀也。凡我子臣。觀覽之餘。敢不共矢忠孝大義。求不辱君命。無忝厥祖乎。次及於銘誌。海內名公巨卿。文人墨士。片語隻字。足以附驥名彰。槩不敢畧。至外內傳猶矢詳慎。不敢存掩善之心。浮薄任怨。不敢畜阿好。

之意。濫諛沽恩。訪於父兄。傳聞檢乎家藏遺稿。非以己意去取。豈徇人言重輕乎。若支系則必清年表。則必詳觀系。可知親疎長幼之分。觀表可識興衰。隆替之情。親疎長幼之分。明親睦之道。成興衰。隆替之情。得振拔之志。起皆啓後承先之要也。獨是形生也晚。三長未擅。妄事校讎。撈管之餘。背汗顏甲。然伏思祖訓逾期。時會至迫。所關有至重者。故不敢辭。詳畧未協。前後失序。敢云無舛。而敦本睦族之愚衷。諒無不可對天地。告祖宗。質諸里黨也。

栢鄉文章勲業。比翼接武。世德家學。畿輔之言  
望族者歸焉。

公成是譜。以光昭先緒。以垂示久遠。亦猶行葦。鳧  
鷺以輯。和同姓之至意也。豈盛稱門第。以為觀  
美也哉。明章謹識。

愛吟二集序

吟何事而愛。愛何事而吟。愛吟者知之。非流俗所  
知也。夫愛情吟聲也。性情動為聲音。喜者嘻。怨者  
噫。皆有大不得已之故。不自知其然。所謂聲音之  
道。通乎性情也。古人一歌一頌。與聲律諧。和平溫  
厚。寓于琴瑟鐘鼓之間。絲聲求情。猶溯流窮源。亦  
愛吟者知之而已。今之吟者。或鏗然雄大。鏗然幽  
沈。迺入於耳。未洽於心。合于時。或戾于古。無乃于  
情不足乎。若駱遇安先生之吟。則情與聲無岐視  
矣。先生居滁。儒世其家。滁之山川風物。在昔名賢。

流連憑吊。既足蕩豁。胷臆而天性好學。百城五車。傳自上世。復探幽索。隱窮年不倦。以是得古人之情。爲情。遂能法古人之聲。爲聲。古之聲猶今之聲耳。代有隆替。風有正變。元音與至情相終始。世人規規然。引宮叶徵。剽竊吞剝。求古人之聲。同異紛拏者。于聲求聲也。先生陶陶然。抱一守虛。春容雍雅。自諧于古風。流蘊藉者。本情爲聲也。知先生性情之正。自知先生韻語之工。謂自愛其吟是也。謂自吟其愛亦是也。何也。愛吟者知之。非流俗所知也。余亦甚愛吟者。爰書所見爲序。

駱君碩學宏才。坐擁西席。與郡侯歌吟唱和。宮商迭奏。讀斯序。可知其相得之驩。韓孟雲龍。未足爲喻。詩文知己。自古難之。然天下豈有獨行而無偶。藝成而不爲人所知者耶。明章謹識。

乙亥九日馬鞍山登高唱和詩序

乙亥九日重來登高城南馬鞍山回憶追隨父兄  
 登是山也十年矣昔人物故宦游已無一在日招  
 朋引類酬酢於此俯仰之間不勝今昔之感因思  
 斯人自造物視之猶草木為榮枯魚鳥為游翔野  
 馬塵埃來往上下耳天下事何常之有昔之人登  
 高眺遠臨風把酒有見於流光迅急時乎不再故  
 痛飲賦詩誌其遊乃轉瞬已今日今之人登高眺  
 遠臨風把酒痛飲賦詩意與同也乃轉瞬後日涉  
 或後之人登高眺遠於斯臨風把酒於斯痛飲賦

詩於斯能不緬懷今之人哉今之視昔興懷猶後  
之望今縈抱而已故悲歡離合騷人寄情達士忘  
情寄者寄於歌咏之中忘者忘乎形骸之外物我  
既泯今昔何有焉與昔之人登高眺遠臨風把酒  
痛飲賦詩則一昔之人也與今日之人登高眺遠  
臨風把酒痛飲賦詩則一今之人也涉或後日與  
後之人登高眺遠臨風把酒痛飲賦詩則復一後  
之人也何容心乎况人與此日究不能常留于天  
地卽此山谷陵變遷滄桑遞易亦處于有盡吾亦  
當今日與今人登斯山飲斯酒賦斯詩以行樂耳

何必上下千古過爲感嘆也耶

寄情高曠筆力矯勁尤足遠勝蘭亭 明章謹識



四姊詩賦序

才之爲物。在天爲景星慶雲。在地爲名花瑞草。在人爲詞賦。詞賦之道。雖不外風雲月露情態。然非金玉其音。蕙蘭其氣。率不能工。猶星雲花草。非得扶輿靈淑者。毓而發之。固無足見。陸離光怪也。至於大家閨媛。旣秉幽閒貞靜之質。復擅文秀彬雅之才。繡口錦心。香箋彩翰。清詞麗句。挹取不窮。豈亦別才獨擅乎。古今來學士大夫。摘藻撿華。鼓吹風雅。或砥礪師友。或發舒山川。藉青紫之階。爲結納之媒。閨閣中將奚憑焉。然郊壇燕享。賡歌颺拜。

之文不數見人間。若悲涼慷慨憂煩怨懟之句。海內爭爲傳誦之。卽香奩寶瑟之傍。未能秘而不傳。抑何也。如吾姊所爲詩賦者。是姊先相國季女。歸正定梁氏。又相國姪婦。高堂母訓著。姓壺儀。固未嘗專學聲韻。姊又梁欽翁秉鐸兩邑。賫志早沒。姑待養。子待撫。女待聘。姊茹荼飲藥十餘年。憂傷悲憫之情。閒寄于詩。已丑夏。余改官便道省母。與姊聚首匝月。見其存本。讀旣竟。不禁欣然喜。繼復慨然嘆曰。何姊才之美。而艱其遇也。才本天地生之。復自天地困之。豐此嗇彼。何心哉。豈星必落落。雲

必。暝。暝。耶。花。必。飄。飄。草。必。零。零。耶。金。玉。其。音。蕙。蘭。其。氣。者。必。途。多。坎。坷。事。則。蹉。跎。耶。彼。峩。冠。博。帶。之。子。懷。讒。去。國。餬。口。離。鄉。倫。常。名。教。必。有。大。不。得。已。憤。鬱。無。聊。形。爲。咏。嘆。後。人。憐。其。志。悲。其。遇。而。傳。之。吾。姊。所。遭。或。同。忠。臣。於。君。孝。子。於。親。致。其。惓。惓。乎。詩。賦。之。傳。又。何。靳。焉。吾。謂。羣。耀。汶。汶。不。如。一。星。皎。皎。冉。冉。成。海。不。如。峩。峩。如。峯。雜。花。衆。草。蓬。生。叢。茂。也。不。如。梅。凌。霜。芝。兆。瑞。固。矣。姊。亦。快。然。無。所。憾。也。敬。質。此。義。爲。之。序。

關雎麟趾亦宮壺雅製以其得乎性情而在三

傳舟樂者  
百篇之首。閨秀詩賦之傳實有自來矣。而况栢  
鄉人文盛美。庭幃之內。所涵濡者深。謝韞大家。  
其未足云也。明章謹識

且如是作詩叙

詩之爲道。以真爲務。貴隨所遭遇。各出心志之感。  
觸發舒蘊。藉宣沛性情。前乎此。不復留滯於中。後  
乎此。無所牽制於外。任天而動。自然之文也。出處  
顯晦。各有其境。各有其詩。君子素位而行。無所詭  
隨。詩亦自成樞軸。不憑藉於藩籬之下。如已之如  
而已。是謂之真詩。內兄王墨江。闕闕通儒。風雅素  
擅。數年窺其片瑜尺璧。已訝宵羅斛珠。今夏持所  
爲詩示余。自題曰。且如是作。余未遑寢食其側。溽  
暑肆虐。垂簾揮塵。閉戶謝客。始獲竟讀。掩卷自廢

曰。何詩之工。至如是耶。內兄早孤。家貧親老。數遭  
艱故。諸季幼弱。未能自立。近復喪其結髮。亡其少  
弟。遭遇可謂不齊矣。何詩之工如是。古人云。窮愁  
著書。無乃所際愈困。所造愈深乎。然集中瀟灑雍  
容之致。不爲怨尤所激。磊落奇特之槩。不以顛沛  
而廢。知懷抱弘遠。處境能超然不羈也。曰。且如是  
其安命樂道。恢恢乎溢於言表。雖然。困逆之事。古  
人借以成就德業。砥礪名節。今內兄所際獨苦。未  
必非天玉成獨厚。一旦行脩名立。通顯於時。今之  
如是者。轉瞬而竟不如是。則古人所時有也。出所

抱負。賡歌喜起。發爲清廟明堂之奏。其所造未  
復何如。卽流連於野。衡門泌水。悠優卒歲。其詩日  
新月異。增益不能。所如正未艾焉。由是觀之。懸之  
國門。藏之名山。無岐視也。不過自如。其如以成墨  
江之真詩也。

人情莫妙于數變。困橫之後。常增其識力。人才  
莫妙于顛頓。抑塞之餘。愈成其堅凝。此固造物  
有不測之權。惟能以道自勝者知之。明章謹識

鼓盆集小叙

喜而歌。悲而哭。恒情耳。情之深者。歌哭可以互用。有時哭卽爲歌。歌卽爲哭。古有蒙莊妻死。鼓盆喜耶。悲耶。其深於用情者耶。妻兄墨江悼亡集成。命名以斯。其詩皆深於情。而所取則忘乎情。或情之極。而以歌爲哭。復托曠達者爲以哭爲歌。語云。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辭。歌則發於聲。著爲文辭。其道微矣。余愧固陋。不足知此。世多好學深思之士。讀其集而興感曰。其哭有思。其歌有懷。其用情有以裕乎其原。而能幻乎其迹。則爲歌爲哭。

必有識者。

宣導性情。陶寫物變。其行文促節。亦似有變徵之聲。明章謹識。

桐雨詞叙

士不幸而生於富貴。居服玩好。蕩泆心志。父兄方汲汲名場。不暇督考。左右前後。無骨鯁直言之人。進乏過庭之訓。退無切磋之益。輕馬肥裘。詡詡然自鳴得意而已。卽或倚資恃蔭。大纛高牙。經濟學術。文章政事。舉無足稱。憤憤居人之上。徒招竊笑。高爵厚祿。原設以待天下賢豪。膏粱子弟。枵腹竊名器。無其具。食其報。有志者所以憤心疾首。不願與共遊處也。然甕牖繩樞之士。日把一編。偶掇高第。寡聞陋見。人前跼蹐。不能發一語。往往亦輕議。

懷舟雜著  
豪貴子弟有不可槩論者。如又英楊年兄浩氣凌雲。高才邁世。爲少司馬子。門生故吏。多居清要。豈不能俯取捷徑。致身通顯。乃索居寂處。甘于落窶。知所抱者大。所期者遠。殆夷然自行。不屑也。出其桐兩詞一集。示余。倩辭麗句。溢人意表。風雅美盛。誠佳公子哉。彼峩冠博帶。則古昔稱先王而敷政。臨民徒寄耳目于牀頭。英雄視此不汗顏耶。人才不擇地而生。世祿之家。豈無寧馨。薄俗所重者科名。遂使高才未遇之人。翹首青雲。望而垂泣者。久矣。夫唐漢以來。設科取士。劉蕡下第。杜甫無名。科

名有無。果足重輕乎。吾願世人觀此集。勿執固陋之見。輕視故家人物可耳。

輓近世若前項人等。觸目皆是。讀此。覺有一瓢冷水灌背。  
明章謹識

祝外翰湯宇翁七袞壽序

年之積而為壽。壽者積歲之稱。然白毫耄泐。襁褓所積之歲。存於何所。是貴於積歲為壽。非徒逆計甲子累累而已。人生幼而壯。壯而老。歲積愈多。善積當厚。古謂年彌高德。彌邵也。蓋由勉強漸進。自然用功。日易一日。由疎畧漸底精純。存心日謹。一日易昭不息。書警倦勤。為壽言乎。積善之大。惟二。嘉言懿行。在人之善。寓於載籍。就將不輟。謂之積學。謹言慎行。在己之善。矢諸性命。服循罔斃。謂之積善。積學以明理。非以干祿。祿聽之君相。積善以



立身非以邀福。福委之時命。此而登期頤。享大年。閱歷既久。積累愈深。以斯爲壽。猗歟盛哉。宇翁湯先生者。有明勲裔。而世業儒。以積學積德傳家。垂髫遊泮。年四十始舉於鄉。又二十年始來司鐸。鳳郡首邑。又數年。年七十矣。淳謹敦龐。靜穆冲和。俗情世務。機變茫然。而獨明於聖賢之道。寵之辱之不較也。家在吳會。昆弟戚里。交游多顯者。先生安義命。未嘗一求與援。下帷發憤。久在公車。以資應補。西清舍人。家貧。復改外翰。恬澹謙抑。毫無怨尤之意。子婿皆通儒。婿以高第早貴。子二人。長君文

名尤著。尚稽一第。先生惟以力學明道。求爲聖賢。是訓科名得失。澹如也。世非無淵博宏通之士。夜思晝營。率皆富貴利達。擔簦千里。趨名如鶩。子弟稍有俊才。必侈張標榜。拾芥青紫。如先生父子。世其家學。甘貧樂道。不汲汲浮榮。不鬱鬱卑位。其器識宏遠。會心於積學積德。不屑屑計功謀利。爲急非淺鮮者。所能窺測。稽昔名儒大賢。逢時不偶。多寄隱儒官。授徒講學。以明其道。今先生當崇儒重道之朝。躬承師儒董正之責。所以鼓吹休明。翌贊文運者。必本積學積德之素。以啓迪多士。爲家脩

懷形奈者  
廷獻之具。吾知鳳邑山之阿。淮之陽。詩禮成俗。絃誦比戶。先生之教也。况長君夔。屈豹變。異日奉其庭訓。周旋文學侍從之班。代宣綸綍。化成天下。仍不外積學積德之旨。是先生範圍其身者在是。義方其嗣者在是。式於國家。行於天下者。無不在是。因而登期頤。享大年。休徵美報。寧可量哉。陶荊州云。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正以日月代遷。三立之業。貴及時增益。如先生能叔慎其躬。貽穀於後。弘成材造士之仁。以稱作師之任。誠積歲愈多。積善愈盛者乎。如一拳石。馴致於巖

巖也。如一勺水。浸流為淼淼也。如寸陰。侵假而成歲。以至億萬斯年也。何必方壺蓬萊。遇安期羨門。與談熊經。鳥仲後。可長生哉。

名言可佩 明章謹識

文昌閣重修碑記

今上御極行四十年。文德脩。武功著。東西南朔。服  
教畏神。貢於明堂。欵於絕塞者。幾千百國。輿圖宏  
遠。聲名洋溢。皇古以來。未之再見。維時清晏。旣奏  
天心。感格風雨。協和民物。康阜天子。爰命宗伯。多  
舉天下孝廉。復降明詔。廣進士額。三百人。以作育  
羣材。振興雅化也。天下之循良守令。及鄉賢士大  
夫。皆思宣揚一人德教。鼓舞有志之士。凡贊聖文  
運者。無不竭力圖成。而畿服之地。尤風化首著。畿  
南有柘鄉。風稱人文之邑。我朝六十年來。畿內相

國六人。栢鄉居其一。餘中甲乙科者。無虛歲。其山  
川太行蜿蜒。千屏萬障。培積甚厚。槐午二水。左右  
夾流。滙于大陸古澤。堯山東峙。野嶺南繞。自昔稱  
勝地。風尚則秀者。讀於室。樸者耕于原。詩書耕織  
外。無他營。以故士傳先澤。農敦本業。世德相承。永  
守罔替。遂爲海內知名之區。壬申秋。山陰茹公來  
官於此。迄今八載。百廢振舉。仁聲遠聞。連歲大濬  
境內河渠。秋水浩瀚。民不爲病。他如緩逋賦。設賑  
廠。周貧士。新學宮。清吏胥。平囂訟。皆昭昭在人。城  
東南隅。舊有文昌閣。頽圯已甚。公復留意經理。適

邑人具有同志。遂糾衆力。輯新之。創奎閣一座。高  
聳雲表。虛明洞達。四望盡致。增屋宇。築垣戶。六旬  
而工成。邑之文人墨士。振衣登之。遠視高步。覺青  
雲冉冉。隨足生也。縱眺之。閒曲澗。平疇。青山綠樹。  
花鳥喧妍於風月。城郭掩映乎煙雲。何非文章之  
妙境。從來境地佳勝。足令人心曠神逸。今邑有此  
憑高眺遠之地。有志者。徘徊徙倚。目爽神遐。奇章  
佳構。隨意而得。因獻於庭。傳於世。未必非建閣力  
也。每見通邑大都。金碧輝映。榱桷互連。多佛氏之  
宮。縉紳賢豪。非鬼而祭。今邑能崇重文明。妥神居。

美觀瞻。則令宰與士大夫。皆嘖嘖可稱者。况當崇  
儒右文之代。才俊之士。多所觀感。遠大興思。儲才  
於國。以備任使。意良厚焉。然茹侯善政。既多。建閣  
一事。尤關文教也。遂樂抒鄙意。爲之記。

煥發昌熾。秀色朗潤。得雲漢升氣。爲章于天也。

明章謹識

重脩漳州府署碑記

說者謂天下事之興廢。以時。然時爲能限制天下。  
事。余謂時與人。值而事適際。三者備而其幾方決。  
大而社稷壇壝。山川祠宇。次則郡邑城郭。津梁道  
路。損益變遷。久暫靡常。要皆時與事會。事以人成。  
而已。明社旣墟。閩粵不競。兩島陸梁。三十七載。蹂  
躪荼毒。邊海獨甚。時何時人。何人。因循苟且。迄無  
所立。豈不惜哉。清漳僻在南服。兵燹數動。而未有  
治。氛流毒。爲最且久。壬辰之圍。人無噍類。乙未之  
入。屋鮮全瓦。今國家休養生息六十年。戶口復未

十之六七。官民廬舍。復未十之二三。樓櫓亭臺。寺觀。復尚十不足一。非不李郭專閫。且奠杼謨。然介在荒遠。百廢無由卒舉。無取諸豫。防禦不戒。蕩析離居。剝斂漸興。時乎何尤。余於戊子夏。量移茲郡。遷延年餘始得來。初至署。無門。吏無舍。官役擁蹙。偪側棲止於舊司李廳事堂之前後。荒烟蔓草。斷垣頽壁。望之惻然。動念太守者。天子簡以表率千里。脩廢興利。振新民俗者也。乃日坐瓦礫中。與士民相見。褻朝廷。辱明命。何以鎮綏遠域乎。晉公入蔡。禮制獨尊。司隸過洛。威儀必肅。誠以寥廓之區。

硬化日久。體制不重。觀聽狎玩。不足以正教化。易風俗也。急謀輯脩。而亦艱於謀始。居數月。亟營大門五楹。繼脩二門五楹。科房東西各九楹。役處門外。胥處門內。分曹列居。各司其職。堂之前端整嚴。肅粗改舊觀焉。越二年。再成宅門。川堂二堂各五楹。二堂復爲樓居。虛其窓牖。匝以欄檻。望雲物。占晴雨。以敷政布教。堂之左右。配以閣庫各三楹。二堂亦翼以樓各三楹。斷訟臨民。校勘簿書。宴飲寮案。休息退食。觀覽登眺之所。皆具。而堂之後蔚然深邃。巍然環擁。規模始廓大弘遠矣。計鳩工庀材。

至集事慶成未嘗用漳民一草木及一夫之力。毅然作屹然成亦事之偶然耳。然比歲風雨調和民食足給山無伏奔海無揚波未嘗不乘時可爲謀事少易余烏敢自詡。因思茲郡。逃遠聲教。頑梗叵測。非勤宣德。意寬以恤之。憑藉威靈。嚴以治之。未易居此堂。遂告無隕越也。後之君子。際明良立功業。必有其人。謹經營以俟之。是爲記。

府署因亂傾廢。凡六十餘年矣。鮮克舉之。莫不以動衆勞民。劇功殫財爲解。然囊橐包匭。所相載而肥家者何限。

公之治漳也。視民如子。視國如家。安有其家敝壞而不繕治者乎。傾貲而力成之。不期月而箕張翼舒。檠戟齊列。授民事而共王職。煥然鼎新矣。昔諸葛孔明治蜀。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營壘障塞。皆脩治而應繩墨。急先務也。

公之興廢救敝。振新敝郡。無不盡心而次第畢舉。其行事之先大體。則甚有合于古人之訐謨宏遠矣。明章謹識。

季叔成君傳

人生具不羈志。恒厭唾貪鄙齷齪之士。個儻疎宕。進道有資。而多飢困。阨窮垂老。盡氣不振。槩有天焉。季叔成君。生於世祿。幼嘗刻苦讀書。恒陽梁少宰器重之。妻以愛女。嫁資甚厚。珠璧文繡。外重以唐宋名翰墨。鼎彝古器。謂叔且能自致。青紫位高。多金終身燕好。乃妻死。財匱淹蹇。一衿而老。豈非命哉。叔少隨父母。僑寓恒陽。後歸舊居。當是時。居有先人之廬。耕有負郭之田。有園亭池樹。供遊息。有祠廟墳原。盡伏臘。固於守常待終之義。無所憾。



未二十年。至於貧困而病。病而加篤。今昔盛衰。困  
亨生死之間。如夢如幻。烏足論邪。叔亦薄游吳楚。  
餬口四方。奈少有蓄。遽愴忙告歸。揮灑立盡。曾若  
不知有饑寒妻子之累者。此其意致亦甚奇也。晚  
年連舉子女將十人。食指益繁。家計愈落。僦數椽  
於城隅。不蔽風雨。孑然一身。養疾荒寺。白晝掩關。  
足跡不出佛閣。家人饋送飲食。值歲饑。脫粟不繼。  
雜進糠覈。叔甘之。然病益深矣。候疾者至。談諧如  
平生。視生死爲兒戲。時長子某已先卒。語幼子曰。  
死以桐棺爲斂。卽歸骨大司馬之壙。絕無牽紐繫

戀。悲苦痛迫情狀。不可謂學無所得。叔性豪縱。樂  
呼盧博塞之戲。生業消困。人以此尤之。然古人家  
無擔石。一擲百萬。卒富貴。則叔之貧困。或亦未盡  
如流俗之論。獨是叔以抗爽磊落之才。推其意志。  
儘足簡棄一切。脩身學道。而塵劫未消。哲人不遇。  
迄于無成。是可悼惜。然遇不遇。亦非偶焉。叔名嗣  
徵。字成君。行李與余宗派少疎。而情好最篤。當其  
病困。聊爲傳以慰之。

安將軍傳贊

蒙宰蕭君明於格物遺興賦志  
譜茲鶴鶉稽攷精詳選辨確當  
既能盡物之性自弘育物之功  
遐乎尚已聊為畫虎用附雕龍

安將軍名淳。開元閒。其祖隨西涼廐者。以勇鬪進。得幸明皇。遂世為望族。遠系出於田居。東海相傳。橫之子孫。橫既以恥于降漢。死。庶子曰駕。變姓名。伏草莽數百年。至淳始通。藉然族多躡捷武健。有鳳毛之目。淳生尤瑋異。燕頷鶴頸。鳶肩鳥喙。識者以為此丹山鳳也。賦性甚柔。閑居如穎處囊中。韜聲斂彩。無矜情躁語。嘗遇良師。調馴性情。磨礪技藝。遂擅白眉之稱。及貴。幸用事。遇大敵。臨事而懼。

懷州雜著  
若不能勝。忽鷹揚。隼搏。成功談笑。壁上諸侯。觀者環顧。驚呼曰。此飛將軍也。將軍遊長安。五侯七貴。競延爲上賓。出金繒珠玉。裘馬珍玩。貴重之物。相炫耀。以結歡。將軍將軍少爲上下手。寵辱得失。判同霄壤。由是自王公卿相。及兒童走卒。無不慕將軍名。願與交。將軍亦略貴賤。忘勢分。油油然與偕。既而將軍戰久。侵衰。睪然高望。浩然長吟。曰。向者飲啄田間。往來栖止。甚娛樂。悞爲稻粱之謀。羅于世網。不思高飛遐舉。何時得跳出圈子。耶。會戰小不利。敗主人意。嬖人有庖氏。得以讒入。曰。安將軍

世之梟雄。帶劍插花。繫玉環。擁白旄。恐性終難馴。不如烹之便。主人念將軍勞苦功高。猶豫未忍。將軍亦踟躕悲鳴。矢其故技。遂放歸田間。將軍後脫紫袍玉帶。吸風飲露。求羽化術于遼東丁生人。不知其所終。

外史氏曰。項羽重瞳子。將軍亦重瞳子。初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值海內乂安。兵革不用。然時仍招選茂異。興造功業。軍旅數動。羽翼無虧。其人事乎。天意乎。及陷于成敗。天網解紐。蟬脫龍變。棄俗登仙。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

字字見生趣。語語有着落。雖屬遊戲翰墨。而托  
意亦甚高遠。逸叟明章

傳家錄跋

物之生不皆有用於天地。人之生不皆能肖其分  
母。天地不以物無用而不覆載之。猶父母不以子  
之不肖必教誨之也。凡父母教子。人子自勵者。德  
行功業。文章學術。數事耳。先宮傳忠孝節義。凜凜  
終身匪懈。知遇兩朝。公忠直亮。燦史冊。播人寰。至  
今赫赫也。著述刊刻大小九十七種。計若干卷。海  
內操觚之士。負笈千里。競求片語隻字。成其聲譽。  
縉紳大夫。孝子節婦。奔走鼓舞於數行之下。托不  
朽者甚夥。生平無他嗜好。惟以讀書爲事。上自聖

賢禮慾之辨。古今治亂之紀。以至天官輿地之誌。陰陽醫卜之術。釋典道經之奧。曲譜樂律之細。無不一一博求廣討。探幽索隱。自成童至體化。孜孜矻矻。勤於儒生。七十年如一日。於此數者。求其肖也。豈易哉。况賦質未異中人。所生復晚。習富貴。狃宴安。戊亥之間。日聞嚴訓。童心憤憤。莫達其義。甲子以後。肅知遵循。而樹靜風寒。崦嵫景盡。重以數奇遇窮。屢擯有司。因循潦倒。計丙寅以來。違庭訓者十年矣。其始得聞訓誨。而不克體奉。今欲復求數語。爲立身涉世之準。渺不可得。形獨何心。能

不仰天號泣耶。甲戌秋。長兄自荆署集過庭所。聞刊之命。曰傳家錄。遙寄於形。昔日得聞父之訓。父之惠。今日得聞父之訓。兄之惠。人誠樂有賢父兄哉。因敬錄笥篋所存者。亦付梓人。副於其後。箕裘之業。雖未克負荷於前。徽纘承之心。當永矢砥礪於後。日庶幾不肖之中。求其萬一。或免罔於草木無知。有負天地覆載大德云爾。

栢鄉相國理學爲

國朝開先。文章勲業。焜耀寰宇。無異景星慶雲也。公來漳。紹聞德音。而盡鏤其素著諸大集。以嘉

懷刑雜著  
惠海邦化行俗美有成效矣。繼踵前列孰大於此。讀傳家錄可知其所由來矣。  
明章謹識

書遵雅堂詩後

遵雅堂詩。余長兄蒼霞憲副所著。余生也晚。計少長兄二十歲。少仲兄十五歲。甫就外傳時。長兄已官西曹。仲兄官司訓。余獨依先相國膝下者數年。然未嘗能言詩也。繼而兩兄承歡家食。朝夕聚首。維時余及冠矣。始學爲詩。追隨兩兄後。以聲韻相唱酬。登高賦句。卽席分題。以應先相國教。于倫之樂。溢爲吟咏。快意不止于詩。及先相國捐館。余兄弟草土餘生。唱嘯興闌。迨兩兄宦寄中外。余亦竊祿江淮。荏苒二十餘年。惟因貢艘之役。與仲兄相

聚輦下匝月。宦情家計。絮語不歇。何詩之遑及。長兄由楚遷秦。終未一晤。泊於病革。檢搜遺藁。方見此篇。已成絕筆。余何忍復言詩哉。回思髫年承教。父兄之側。提命日聞。墳笈互奏。月夜成歌。花前得句。真有邁三唐。凌漢魏之思。今潦倒緇塵。聲光黯寂。教益日遠。牛馬靡窮。縱多感觸。曷有佳思。不幾大負父兄學詩爲教耶。父及長兄既沒。惟仲兄與余各守一郡。楚尾吳頭。共被無期。於詩槩可知矣。然詩可熄也。父兄之教不可泯也。先相國詩既已行世。先兄詩尚無專集。余安敢不傳其詩。獨是兄

賦性豪邁。能文章。工書法。美景良時。劇飲高唱。但有佳製。索筆札疾書。座客驚嘆。往往持去。不復留稿。以故存詩寥寥。然挂漏之餘。海內誦之。子孫守之。儘足爲學詩者津梁。何多求乎。余旣刊兄詩。並叙憂歡離合梗槩於後。所以撫今追昔。感慨興懷者。詩其一也。

憲副之詩。根柢性情。籠挫萬物。蓋得太和元氣。含濡醢藉。而後成者也。明章已妄爲序論于前。未足揄揚萬一也。明章謹識



書印譜後

世之篆刻印章者。動云秦漢。余嘉其好古有志。惜未嘗詳攷也。按作字始于蒼頡。有史籀大篆字一變。有李斯小篆字再變。有程邈隸書字三變。隸卽今之楷書也。自廬陵有蔡邕八分之誤。遂以隸爲八分。因有眞草隸篆四體之謬說。不知眞卽隸。隸卽楷也。嘗考唐人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逸少兼之。又千字文曰。杜蘂鍾隸。夫杜伯度。崔瑗。工草書。鍾繇。王羲之。工楷書。盡人知之。今草書譜千字文。乃稱其善隸。



隸則真書無疑矣。隸書既行，行書少變乎隸，草書大變乎隸。然其實，真行草尚可通用。若大小篆與八分，必自成一家，有斷乎不容淆雜者。至印章之文，秦漢以來，另具一體。秦有刻符，摹印二體，列于秦八體之中。漢有繆篆，卽秦摹印之文，另備漢六體中之一，固不同於隸書。亦未嘗同籀之大篆，斯之小篆。邕之八分，秦漢時槩然。自蕭子良合刻符摹印之體，譜於宣和，已非秦漢之舊。廬陵以後，劉攽、呂大臨、趙明誠、黃伯思諸人，收集金石，考稽古篆。於是秦之刻符，摹印，漢之繆篆，俱廢，然不講矣。

世之言印章者，純用大小篆體與秦漢之刻文迥別。而猶曰秦漢名，則是實則非。所稱者此，而所用者彼，何其悞乎！叔氏覺庵精於大小篆者，譜其刻印見示，余因以所考質之，幸語世之言秦漢者，考證精覈，篆章家當以此爲定論。近代雲間顧氏印藪與羅延年之秦漢印統，保無鼠璞之誤。贗鼎之售乎，是在識者詳之。明章識。

澹菴詩小引

竊聞書以車衡齊野難窮其海才同斗較吳蒙豈據斯壇構思不入風雲下筆難搖山岳江淹夢裏彩筆生花劉向樓中青藜吐火然後語可驚人紙堪騰價也在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固多至性之文然皓月清風紅雨白雲豈少興懷之作因言達意何必窮而後工托物寄思不妨言之微中誠恐書蟬未老腕鬼無靈覆瓿汗牛究何益乎先君子曰句未敲金戛玉不如斂彩韜聲詩止嘯月吟風何若明經學道蓋名士風流虛聲致誚學人質直樸

茂堪思耳。余少讀父書。早違庭訓。青雲路遠。黃閣班。違。慷。慨。悲。歌。猶。存。燕。趙。流。連。感。激。竊。慕。風。騷。雖。枵。腹。常。空。而。奚。囊。欲。滿。近。者。虹。消。雨。霽。覺。爽。氣。來。侵。露。下。天。高。驚。秋。聲。漸。起。乘。蕭。涼。之。暇。日。集。散。亂。而。成。編。豈。爲。咄。咄。書。空。聊。云。尔。尔。免。俗。若。灞。橋。驢。背。過。勞。意。匠。經。營。酒。價。旗。亭。冀。動。伶。官。音。韻。則。謙。讓。未。遑。焉。

公之言志永言有物有則識趣正定才力宏肆以方寸之管代伶倫之吹律掉鞅詞壇矣而猶自謙抑若此視世之尋聲逐影挨肩取道而勇

于自是者度量相越不大相遠乎明章謹識

石佛寺募引

僧問曰石可為佛乎。余曰石即佛也。諸峯齊聳孤嶺。獨峙佛之高而峻也。疊嶂千里。列屏百城。佛之遠而長也。飛瀑懸岩。非佛源之清乎。晴嵐擁岫。非佛氣之淳乎。為獅蹲。為豹踞。佛現身色相也。如馬奔如龍游。佛覺世幻影也。外峻嶒不可犯。佛戒之嚴也。內文明不自炫。佛法之貞也。鎮定不移。佛而靜矣。剛方不撓。佛而正矣。遇物頑然。佛而寂矣。觸物鏗然。佛而慧矣。古人有載而行者。揖而拜者。未必非有見。而曰為佛。無乃蛇足贅瘤。駢拇枝指。而

穿鑿附會。失佛之所以爲佛乎。夫孫叔敖在楚人。欲求其面目。就當觀於叔孫氏。乃假其衣冠於優孟。其形雖同。其實則異。今不以佛爲石。而以石爲佛。是就優孟求眞面目也。僧唯唯而去。爰書其言以募。

或問如何是佛眞面目。請爲下一轉語云。森羅萬象非他物。本有光明照九垓。逸叟雜識。

### 廣緣寺募引

緣何物若是之廣也。緣又何物必待人募也。緣必待人募而後廣。不可謂之廣。昔佛以恒河沙數善緣。廣布十千大千世界。十千大千世界之人。恒河沙數之心。各具善緣。百千萬億。不可消滅。是善緣不止。渾人我爲廣。且合劫運爲廣。人人同有此緣。緣不期廣而廣。人人各有此緣。緣不募而更廣也。栢邑城南廣緣寺。命名之意。或亦有見。僧持募疏。請題寺肇于勝國中葉。脩于

今上十年。欲創建高閣。並起配樓。爲住錫地。善哉緣

乎非廣不可爲也。一人唱于前，緣方起；十人和于後，緣始興。百千萬億人追隨承繼，緣庶幾成矣。然一人之力，不以強此十人；十人之力，不以強此百千萬億人；而每每百千萬億人追隨承繼于一人之後者，緣自廣不待募故。若必頭會箕斂，家諭戶囑，爲廣幾何哉！今閣之成，全賴諸君子善具天性。福萃人寰，一念善緣，自爲周遍。若一言糾集有效也，則吾豈敢。

漳郡山水說

魏子守漳之明年辛卯元朔次日，干支與歲同携客乘城環望四際，因而嘆曰：美哉山河乎！乃揖客而進之曰：形家者言固難盡信，而辨方正位形勢亦未可略也。郡自大庾熊崗衍而東南，天寶三峰逞出奇秀，祖德綿亘矣。烏石油車間蘊蓄氣脉，排闥送青而紫芝高插，憑高居重，洵稱雄奇。久爲浮屠盤踞，儒墨混用，前哲之興歎也。郡邑建設，反似偏處一隅，不無卑栖之憾。審外勢，丹霞石巖名第峙于向明；文山鶴鳴鳳凰，奠於出齊；員山新嶺，揭

鴻鎮于坤維。周廻森密。包羅寥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縱目騁覽。萬象俱足。獨元首孤露。城外脫冕蓬首。惜尊崇之體不具。邑人版築鋤鍾。有司不戒。齒牙峻嶒。師訟數興。豈無由乎。若夫遶城郭。通潮汐。誌言風氣萃止於南溪也。與郡西北九龍溪相爲環帶。合流朝宗。滙派千巖。廻瀾九曲。雲漢昭回於斯。可見復約以紗帽水頭之鉗紐。扁以圭嶼鎮衛之關鎖。天造地設。陰陽合德。清濁有章。然比來詠三星歎滄桑。抑又何耶。嘗思山水顯晦。各有其時。人謀得失。各異其應。地待人。人待時。

而遲速之數。則有所操。人待時。時待地。而靈頑之體。又有所變。此災祥所以不一。治亂之所以難齊也。然有說焉。莊生云。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今漳郡山高而水不深。形大而力不厚。風俗恐趨于浮靡。人心恐流于儇薄。學術事業。恐華而鮮。實盛而未永。是不可不知。所以培之。建閣豎塔。壘土疊阜。培之。使高。鑿河濬隍。垣堤束閘。培之。使深。猶未也。吾夫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天地以山水爲性情。人心以知仁爲性情。仁知形上之道體也。

山水形下之器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使有明體達用之君子出而挽世道。正人心。篤淳龐敦厚之風。成慈良樸茂之俗。則猶是山水一轉移閒。體用俱舉。何有古今靈頑之別哉。顧余非其儔也。姑述斯說。以俟後之君子論質焉。客曰。誠哉是言也。世有感于術家繆妄之談。拘泥形體。而罔知有通德類情之大者。是可返矣。

公之識度甚明。才略甚敏。觀其語言叙致。而整暇多風。若此舉。凡存心積慮。無一不為裨益民生。維新治術至計。非獨侈談形勢。盛稱雲物。以爲吾漳壯觀而已也。明章謹識



餌魚說

魚之食餌以餌爲利。不知吞鈎游釜。人方以魚爲利。人之餌魚以魚爲利。不知水沈舟溺。魚又以人爲利。兩相爲利。反兩相害。天下事槩如斯。魚之吞餌。餌十失不得一魚。人之餌魚。魚千得而不失一人。然河魚之死。半致於餌。漁人之死。半飽于魚。何也。利之所在。有可死之道也。有可死之道。而卽之以求不死。雖有智者。不知其所出也。設魚之生。不知餌之利。人之生。不知魚之利。魚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間。各如其如。不利其利。又焉害其害乎。無

如見利而趨。不解爲害所伏也。哀夫。  
自莊惠濠梁後。未有如此妙論。明章謹識。

長兄憲副公墓表

公諱勳字亮采。號蒼霞。栢鄉相國家嗣。以門蔭。未  
三旬。任比部員外。授奉直大夫。轉郎中。出守江西  
建昌。晉中憲大夫。以公慈母蔡太淑人憂歸。值相  
國捐館。禮居六載。補湖廣荊州。凡十三年。五蒙奏  
薦。特簡陝西按察副使。分廵臨洮。又四年。卒於官。  
壽五十有九。公天性孝友。以姪承嗣。盡力庭闈。曲  
獲歡心。處昆弟寬和仁愛。油然相得。室家靜好。年  
五十始有一妾。少治舉子業。勉奉父命。以恩例就  
官。工詩善書。豪飲酌。精騎射。氣慨軒舉。談諧雄快。

有古燕趙風。服官勤敏幹練。尤砥廉隅。當世避之。佐司寇典大郡。寄巖疆。多著善政。在荆較刊父書。殫盡心力。癸未

上西巡。駐蹕相第。垂問良久。忠孝大節。公無愧矣。配楊淑人。先六年卒。子世亨。先一年卒。以姪需牧承嗣。閒關萬里。扶櫬東歸。後二年。清明日。合葬公暨楊淑人。於相國賜壠。公卒時。蘭人請以名宦祀。繼述有人。血食不墜。公其不朽乎。

祭長兄文

別兄十八年。兄歿矣。哭以詩。兄歿二年而葬。哭以文。弟之哭兄。詩文可盡哉。號慟之聲。伊鬱之懷。靡所寄託。託詩文代哭耳。觀詩文。知其心悽悽。其音啾啾。其容黯黯。其淚泫泫焉。曷哭乎。哭兄守于楚。遷于秦。弟不能一往。哭兄卒於官。殯于隴。弟不能一至。兄潔于守。才大用不竟。兄篤於親。德高數有限。在國廉吏殞矣。在家宗子委矣。將為忠於君者。哭之。孝於親者。哭之。兄豪飲工書善詩文。今壺觴竭矣。筆墨荒矣。風雅熄矣。弟哭而酒徒哭。詩翁哭。

騷客墨士皆哭。兄守楚時築堤捍水拯陷溺數萬家。弟哭而擯于水者宜哭。平刑慎讞全性命數十獄。弟哭而貸于法者宜哭。災荒請命積逋代完免饑寒流離數萬口。弟哭而耕於野販於市無不宜哭。兄在西曹以敏練稱。在荆郡以廉幹稱。在西陲以潔靜稱。天子知之大臣荐之。寮采敬之。屬吏戴之士商軍民在官則誦之。去後則思之。聞弟哭而哭者夥矣。兄孝於親敬於長友於兄弟睦於鄉里。弟哭而長者幼者相等。儕者親者疎者姓名不相識者。又將各哭。兄少爲制舉文及雜著各體率各

散失。詩贈炙海內。往往爲操觚家賞識。傳家問世尚無定本。今弟哭兄以詩。哭兄以文。藏山未卜。傳人難見。豈兄意詩文亦助弟哭之一端乎。行將檢求笥篋彙刻專集。兄如有靈觀詩文自爲欣賞。亦將念及弟哭兄之慘且慟耳。茲者兄葬嫂附卜協吉矣。先隴妥靈血食續矣。嗣子承祧精神聚矣。弟哭可止乎。然夜臺不返終鮮與懷悲從中來。烏能自巳。嗚呼哀哉。

情至之文不待雕鏤而自工。明章謹識

祭大司寇東海徐公文

嗚呼。自古君臣遇合。師友契地。不同里。人不同時。前後每出一轍者。道同也。先生當未登第前。名噪海內。閒至都下。縉紳爭爲延攬。先人未遇時。策蹇走燕趙。吳越亦多受知於前達。則意氣磊落。不羣足以傾動一時者。同也。先生釋褐後。以文學特被異數。凡有纂著。卒裁定於燕許之手。日在經筵帷幄間。承諮備問。引經考古。動合典則。聖學高深。弘贊實多。而先人嘗追隨諸儒。臣後。攷定開代。章程。助文明雅。化於萬一。非學問淵博。足以結天子。

之知同耶。先生居諫官。雖不久。條奏糾論。振綱提領。非撫拾毛舉。細故塞責。而先人之忠直剛正。久爲朝野所推。在臺久。暫不一章疏。多寡不同。但肅紀綱。正朝廷。百寮悚然。仰望丰采。無不同先生憐才好士之名。達於兒童。走卒窮簷之士。片長寸技。爭欲呈獻於先生。而廣收旁羅。急爲汲引。務使野無留良。朝無倖位。與先人樂於提携。後進獎勵才智。亦同。先生直道齟齬。旋蒙聖鑒。又與先人落落寡合。獨受知兩朝者。同。先生待海內知交。高義薄雲。不以貴賤。生死易念。每遇故人子弟。勤爲勉勵。

凡患難貧窮。力爲拯救。而先人生平濟困扶危。戚友之周全。殊衆。是惻怛之仁。果毅之義。根於性命者。同也。道不同。求一端之同。不可得。道旣同。無往不見。其相孚。顧以相同之道。而誼爲師生。得以際遇聖明。立名行志。遭逢之幸。又何同乎。嗚呼。老成凋謝。古道凌夷。茫茫後進。誰爲引掖。歲月不待。悲從中來。忘其鄙俚。聊陳梗槩。蓋爲斯道。慨惋非一人受恩之私也。

祭江南督學子昆邵先生父

諱嗣堯

天生瑰璋之士。其遇必苦。其事必奇。蓋造物玉成。若人在凡。近意言之。表而若人。仰不愧。俯不作。立身持已。亦出世法人情外。如邵公者。生於儒素家。徒四壁堂上。二老躬親。耕織每逢。寒歲糠粃雜咽。而公不廢學業。卒以成名。其遇苦而事奇。一及初任臨淄。卽罹父喪。復補栢鄉。竟掛吏議。以窮困潦倒之身。處臙腴繁劇之地。清如秋水。不染一塵。其遇苦而事奇。二癸亥去官。貧益不支。老母辭堂。喪不能舉。往來奔走。顏色况瘁。曾無尺寸屈節于人。

懷刑錄卷三  
以此受知上憲。累封薦牘。舊冤昭雪。其遇苦而事  
奇。三公以骯髒之骨。冰霜之操。一墮陷。奔復何可  
望。一旦遭逢聖明。特起廢籍。三載清苑。兩旨留任。  
曾不十年內。列台班。外典邦畿。忽膺關西督運之  
命。忽委江左衡文之司。而公受恩深重。盡瘁鞠躬。  
繼之以死。其遇苦而事奇。四。計公所歷之地。皆世  
人延頸翹足。不可得者。公捐館之後。室如懸磬。田  
無負郭。當困守無聊。亦嘗憂心焚如。一遇義舉。便  
持券廣覓。揮洒立盡。其遇苦而事奇。五。在栢日。每  
不謁先人。商榷變化氣質。恢惡不宜太嚴。然毫髮

非禮在前。徵色發聲。刻不可奈。幾遭齟齬。剛節不  
撓。其遇苦而事奇。六。此皆時賢輩。目瞪舌縮。相驚  
嘆笑。詈為怪者。公怡然處之。不疑。毅然為之不顧。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  
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志。是得於聖賢深矣。公當今  
日。振顏挽末。砥流迴瀾。留宇宙清淑之氣。存聖賢  
剛正之心。非至苦。又何能覓其至奇。非至奇。又何  
能傳。雖云得於古者深。要稟於天者異也。



祭姻伯梁右翁文

惟天地生人兮。日處之於愁城。總萬物之有知。獨  
 縈縈其多情。悲茲渺焉一身。托宇宙兮幪旉。百感  
 以中其心兮。萬物以戕其生。悵憂端之羣集。倏歲  
 月之洊更。已巔毛之種種。何樂境之未逢。其或高  
 牙大纛。紫綬金貂。名騰寰壤。班列雲霄。時陵勢迫。  
 任劇處囂。求開襟兮破顏。每年時之難料。卽綠野  
 圖閒。菟裘營老。牽名逐利。心枯形槁。徒使山靈。擲  
 揄。居諸潦倒。故於今日而求。蘊脩靜謐之士。曠達  
 行樂之翁。恨寥寥而莫討。如右翁老年伯者。姓著

崔盧奕葉貂珥。昆弟聯芬。父子濟美。使其干時圖  
遇。拾芥朱紫。而乃高全厥尚。達道不仕。知命樂天。  
槐棘俯視。倘佯窓草盆魚之間。坐臥錦函牙籤之  
裏。蓋懷抱宏遠。不屑爲富貴役使也。生平酒未豪  
于飲也。而深於酒之趣。詩未廣其傳也。而工於詩  
之句。無器玩之癖也。而古雅自具。無聲色之好也。  
而風流可慕。淺深奇正之跡。豈俗子能追步哉。天  
性謹飭。子孝弟悌。襟懷瀟灑。酒風光月。霽謙以成德。  
仁以博惠。後生小子。嘖嘖然嘆其難繼。隨遇而安。  
素位自高。百年豫樂。以遊以遨。周甲考終。壽兮不

夫。一子克家。祀兮不祧。生死終始。愉快而逍遙。人  
方貪鐘鳴殘漏也。公獨乘箕而升霄。世多戀懸崖  
撒手也。公乃羽化而風飄。轉憶坡公印師數語。文  
章事業。三十年許。自己性命。打點難處。乃公了然。  
目光如炬。以向西方。菩提是與。以遊東海。瀛島莫  
阻。素旆將發。佳城楚楚。奠以絮酒。載陳牲俎。愧無  
椽筆。揚徽失叙。敢邀英靈。惟誠是茹。

祭齋長張先生文

儒者生於禮樂明備之時。博帶峩冠。高視濶步。行必則古昔。言必稱先王。卒不獲升斗祿。行其道者。數也。然留天地清淑之氣。存聖賢澹泊之學。富貴浮雲。貧賤可樂。非其人不足以當其遇。任其道。豐此嗇彼。權不在造化矣。古之人得其時。上之則引君當道。責難陳善。贊襄匡救。輔之成堯舜之治。次之亦肆其才智。合從連橫。審時觀變。爲富國強兵之說。取重於人主。次之仍不失珥筆垂紳。承咨備問。爲文學侍從之臣。君臣之際。遇合之難。豈自今

日哉。於是名山廣野。甕牖繩樞。往往多隱君子。而所隱者又不同。有隱於狂者。阮嗣宗也。有隱於簡者。嚴子陵也。有隱於潔者。陶元亮也。有隱於清者。林和靖也。彼之肥遯。獨善。不愠。無悶者。孤行已意耳。而未有以道隱者。道於狂可進。而不必窮途泣路之憊。道之簡可貴。而不必披裘釣澤之倨。道之體本清且潔。而梅妻鶴子。則失之矯。乞食送酒。則失之玩也。上下古今。俯仰於一人。宋之周濂溪。其庶幾乎。今先生以奕葉華胄。生于盛世。讀書明道。貽傳其子。跡有似乎濂溪者。爰舉其說。以質之先

生。仍謂之辭曰。衆連茹而彙。征兮。獨抱道而不試。念秋水之伊人兮。奈玉樓之待記。望高山而仰止兮。嗟老成之捐棄。惟深望于令子兮。出庭訓而相示。

安命箴

命不易知者。勿怪乎安命之難。作安命箴自警。  
 命之為物。聲臭俱無。其理甚微。其量擴如賦之於  
 天。全之自人。無心成化。有心為仁。淺言為數。深體  
 則道宜順。而靜忌逆。而躁言數。涉虛體道。則實直  
 知力行。始終如一。貨殖之富。干祿之貴。有命在天。  
 徒勞於偽。伊呂之功。孔顏之聖。造之由已。豈囿於  
 命。大氣運行。無偏無倚。清濁厚薄。各正其體。我生  
 其間。本為偶然。豐嗇分定。何容心焉。消長盈虛。時  
 有勝復。人處其中。遂成禍福。妖祥必兆。蒼龜是告。

守之以理。勿避以術。居易行險。所辨幾希。存誠用智。千里毫釐。體察事物。辨析問學。知之漸真。安之斯確。苟昧本原。或淆途半。見異思遷。嗜慾淪陷。常使此心。惺惺在裏。立命有根。曰惠迪吉。

命之理微。聖所罕言。時有所論。亦以提醒中人耳。然至於安之一字。則非大賢以上。明理以勝之。無欲以定之。達天順正。而後沛然行所無事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公淵源之學。所得者深。故語語洞徹本原。可與四箴並傳。

章謹識

### 讀書箴

讀書之道。口誦心維。悠揚盡致。涵泳入微。神志不屬。口耳奚為。識其字句。失厥指歸。狂呼大叫。氣動神躁。類於勇奮。實傷粗暴。縱有所喻。率皆浮冒。淆以俗務。惜以酒色。與不讀同。為名塞責。一曝十寒。為閒不用。作輟之功。屠業罔竟。熟讀精思。庶幾於道。旭日莫乘。螢光貽誥。

要言不繁。宜置座右。

明章謹識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page mark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page marker.

